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400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意蕴

王少光¹, 房雨露²

(1.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2.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富含极具哲学特质的辩证意蕴: 在生态历史论方面, 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指出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有机融合,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在生态本体论方面, 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根的辩证统一,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生态目标论方面, 指出人类不仅要追求自然生态, 还要追求精神生态, 实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 在生态价值论方面, 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 在生态方法论方面, 注重系统治理与要素治理的辩证关系,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做到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意蕴, 对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命共同体; 精神生态; 生态治理; 辩证意蕴

中图分类号: D64; X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4-0015-08

Th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WANG Shaoguang¹, FANG Yulu²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s the ecological cornerston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deeply imbued with philosophical dialec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historicity, it elucidates the dialectic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ecology and civilization, affirm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n organic synthesi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progress—a landmark achieve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ontology, it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human-centered values and nature-based foundations, promoting harmonious symbiosis and co-building a planetary community of life. Regarding ecological teleology, it advocates dual pursuits of material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spiritual ecological enrichment, striving for their harmonious integration as civilizational objectives. Within ecological axiology, it innovatively redefin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safeguard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as enhancing them, encapsulat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ecological assets) and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economic prosperity). Pertaining to ecological methodology, it systematically balances holistic governance with elemental interventions through

收稿日期: 2025-05-06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动向及其引导策略研究”(AHSKQ2024D073)

作者简介: 王少光, 男, 安徽淮南人,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lakes, grasslands, and deserts, employing coordinated multi-scale strategies. A rigorous comprehension of these dialectical dimensions provides essential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ommunity of life; spiritual ecology; ecological governanc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显著增强,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愈发严重,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受到严重威胁。20世纪30年代以来,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接连发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与此同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各类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亦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桎梏。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生态历史论、生态本体论、生态目标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的新时代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意蕴,有利于加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阐释,从而更加坚定地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

一、生态历史论:揭示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辩证统一

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涉及人类文明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境遇与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哲学与现实命题。习近平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6]这一重要论断,从人类社会规律中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方面,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文明演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文明因良好生态环境而勃兴,又因生态环境恶化而湮灭的实例不胜枚举。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植被茂密、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等生态条件优越之地。这些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与稳定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直接促进了古代文明的兴起。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自身的生存将面临严重威胁,文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走向衰落,过度毁林开荒、滥砍滥伐引发严重的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是其重要原因。同样,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楼兰古国的覆灭、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的经济衰落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文明发展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当人类文明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时,其有利于生态环境得到持续发展和改善,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譬如,我国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社会生产、经济增长同资源有限、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其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优化的同频共振。相反,当人类文明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时,其

就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衰退和恶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2]998}由此可见,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基于对生态与文明关系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重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并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3],“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1]6}。生态文明并非生态与文明的简单拼接,而是在二者深度融合基础上的升华与超越。习近平提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6}一方面,生态文明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的超越。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尽管自然生态环境整体良好,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只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4]534},充满神秘与未知,尚未达到追求生态平衡与环境美好的认知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完全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屈服于自然界”^{[4]534}。在生态文明时期,人们对自然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注重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遵循生态学原理,谋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超越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以工业文明为发展前提。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5],是区别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实际上,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替代和超越工业文明,而是要在工业文明积累的丰富的物质基础上对工业文明进行优化和改良,以“实现文明发展的生态化”^[6],进而实现“两个和解”^[7]的终极价值追求。习近平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重要论述,既表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更是提醒人们要反思以往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8]102}。概言之,生态文明是生态与文明的有机统一,是

工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同样关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二、生态本体论:坚持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根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然拜物主义”或“环境决定论”^[9]。这时自然是主体,而人成为客体。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因认知有限而慑服于自然不同,工业文明的发展造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一时间,人与自然相分离、人高于自然、人要征服自然等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观点甚嚣尘上。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都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生态主体,早已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10]39}。

一方面,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是人类的造物主,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这里的自然属性便是强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类无法否认人是自然之子是客观事实。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1];“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998}。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既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在恩格斯看来,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这一进化历程本质上是人类在自然环境里持续开展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此外,人的血肉之躯是一个有机系统,人必须依靠自然界,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生活资料才能够生存发展。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特殊存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既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发展,也能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

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16]}恩格斯提出:“我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99]}这表明,有目的的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生产或经济活动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与自然世界的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过程”^[12],人通过劳动实践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使自然物按照人的需要发生形式变化。

习近平指出,“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13][275]},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4]过去,在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近年来,全球新发传染病频率明显升高,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人与自然的共生并不是人向自然或者自然向人的单向运动,而是在生命共同体场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习近平在深刻把握人与自然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3][92]},并进一步号召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15],指明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根本方向。“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全面超越,体现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有机统一,揭示了共同命运是人与自然的最高价值主体,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坚决摒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既在中国自身发展中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又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主动承担国际社会的环境治理义务,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切实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不断从应然走向实然。

三、生态目标论:追求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辩证统一

生态文明是一个多维、开放的范畴,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生态文明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自然生态,也包括意识层面的精神生态。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曾明确指出,人类“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16]。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良好的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外在基质,构建良好的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观诉求,那么健康的精神生态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8][78]}。

一方面,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外在基质,是精神生态产生的重要物质根基。自然生态是指自然界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包括生物群落、非生物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自然生态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福祉。其一,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建设生态文明首先指向自然生态,即营造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习近平曾提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13]}“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14]这充分表明,营造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关系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是我们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动因。其二,自然生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和精神源泉。人类在与自然生态的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这些内容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4]161}。自然生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还通过其壮丽景色与丰富资源等激发人类的审美情感, 塑造人类的精神世界。

另一方面, 精神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次内容, 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知、态度及行为方式。精神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而言的, 指人类精神领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知水平、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 直接影响着其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进而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其一, 精神生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正确价值理念的引领, 正如习近平所言, “抓生态文明建设, 既要靠物质, 也要靠精神”^[17]。从根本上看, 生态环境问题源于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 “说到底, 那种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制造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18]。在传统工业化发展时期, 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知和态度存在偏差, 奉行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 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 采取了破坏生态平衡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最终造成了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必须在精神生态上下功夫,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贯彻新发展理念, 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其二, 营造良好的精神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从本质上看, 人是文化的人, 而不是物化的人, 实现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 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 也是精神存在物,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4]162}。因而,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求保护自然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还要求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营造良好的精神生态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总之, 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辩证统一, 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精神生态则关注人类的精神健康、文化传承与价值观念等内容, 只有实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有机统一, 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生态价值论: 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阐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种形象比喻, 绿水青山喻指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金山银山喻指良好的经济发展效益。习近平指出: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也就是我说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1]22}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相互关系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原始文明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 人类只能和动物一样适应、依附于自然, 这时真正意义上的金山银山还未出现, 绿水青山囊括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农业文明时期, 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人们开始为了追求金山银山而不断提升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但总体上来看, 这一阶段的金山银山机械地依附于绿水青山; 在过去的工业文明阶段, 由于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 人们为了追求金山银山开始对绿水青山进行毫无节制地攫取, 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剧, 这时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矛盾对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矛盾对立的问题, 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环境污染问题加剧。针对这一问题, 习近平提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3]40}从“既要”“也要”的兼顾论, 到“宁要”“不要”的取舍论, 再到“就是”的等同论, “两山”理念深刻阐明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 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19]377}。一方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和动力源泉。绿水青山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财富价值, 它“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0]361}。良好的生态环境既能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提供有利空间条件和充足物质资料, 也能够净化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废弃物, 同时还能促进劳动者形成良好精神生态,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自身生产力水平。因此, 必须摒弃牺牲生

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陈旧理念,坚持在绿水青山承载力允许前提下追求金山银山可持续增长,促进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和谐统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物质保障和思想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更多资金投入 to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才能更好地提高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水平,加强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质量;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社会风尚。因此,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不是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因噎废食。必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361},坚持做到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生态与在保护生态中发展经济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切实解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首先,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着力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促使传统产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活动,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其次,积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从供给侧发力,提高绿色低碳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发力,倡导推广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的生产生活理念,鼓励和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环保产品和清洁能源,推动全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良好风尚。最后,划定并严守“三条红线”^{[10]362}。一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严格的生态空间管控体系,对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脆弱的区域,进行重点保护;二是划定并严守环境质量底线,以生态质量只能改善、不能降低为要求,着力消除已经被污染和劣质化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将环境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不断优化水、大气、土壤环境质量;三

是划定并严守资源利用上线,坚持可持续发展,确保资源利用不能突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确保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资源利用空间。

五、生态方法论:注重系统治理与要素治理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治理是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过去,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低下,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不得已为增加耕地面积而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温饱问题 and 经济落后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应然和必然之举。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断完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改革举措和法律法规,明确了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由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等多种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正如习近平所说,“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19]391}。因此,进行生态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与要素治理的辩证统一,从生态系统这一整体出发,注重各生态要素间的协调与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态系统和生态要素辩证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将山水林田湖作为自然系统,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0]。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1],提出将“草”这一生态要素正式纳入生态系统之中。在202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沙”这一生态要素,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2]。在生态系统中,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其中任何一种生态要素出现问题, 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陷入危机。基于对生态环境系统性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指出,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3][136]}, 要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3]。在习近平看来,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如果只着眼于治理某一种生态要素而忽略其他生态要素, 就容易引发生态失衡, 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因此, 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不能片面地、孤立地看待环境污染问题, 机械地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而是要对症下药、从全局把握环境污染问题, 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视角寻求新的生态治理之道, 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使得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其一,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着力推进钢铁、煤炭等重工业和能源行业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 不断降低细颗粒物(PM_{2.5})浓度、减少并消除重污染天气;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 全面推行河长制, 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过程治理; 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开展新污染物治理, 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的系统治理。其二, 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统筹推进生态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促进自然生态休养生息,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其三,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全国上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制度创新, 增加制度供

给, 完善制度配套, 构建覆盖全面、系统完整、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24][466]}, 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综上所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 在阐明生态性与文明性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关系、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系统治理与要素治理的关系等方面, 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 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4][170]}, 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与实践指引。此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意蕴在不同向度有不同体现。就治理向度而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辩证统一、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辩证统一、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辩证统一, 等等。概言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意蕴仍存在许多值得研究和挖掘的空间。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37-438.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申曙光. 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1(3): 31-37.
- [6] 陈永森. 罪魁祸首还是必经之路?: 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39-47.
- [7] 王少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点与三重延伸[J]. 实事求是, 2021(1): 5-13.

- [8] 张永红.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构建及其现实实践履[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3.
- [9] 严金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6): 13-16.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39.
- [12] 邹庆治.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重维度[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1): 24-34.
- [13]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4] 习近平.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 求是, 2019(10): 4-16.
- [15] 习近平.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N]. 人民日报, 2022-12-16(2).
- [16]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0.
-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93.
- [18] 鲁枢元. 开发精神生态资源: 《生态文艺学》论稿[J]. 南方文坛, 2001(1): 37-42.
- [1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3.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85.
- [21] 习近平. 敢于担当善谋实干锐意进取 深入扎实推动地方改革工作[N]. 人民日报, 2017-07-20(1).
- [2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 人民日报, 2020-09-01(1).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1.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14页)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6-10(1).
- [12] 习近平. 生态是资源和财富, 是我们的宝藏[EB/OL]. [2025-04-2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9/c_1127545006.htm.
- [13]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3): 4-19.
-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32.
-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2-04-11(1).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
-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209.
- [19]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N]. 人民日报, 2020-04-02(1).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的能源转型[EB/OL]. [2025-04-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71115.htm.
- [21] IRENA-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EB/OL]. [2025-04-25].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5/Mar/Renewable-capacity-statistics-2025>.
- [22] 国家能源局. 2024年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EB/OL]. [2025-04-25]. <https://www.nea.gov.cn/20250221/e10f363cabe3458aaf78ba4558970054/c.html>.
- [23] 王岩.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的实践辩证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4): 26-37, 154.
- [24]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N]. 人民日报, 2021-01-26(2).

责任编辑: 黄声波